



“70年前，为了保卫和平、反抗侵略，中国党和政府毅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高举正义旗

帜，同朝鲜人民和军队一道，舍生忘死、浴血奋战，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巨大贡献。”

这是一场正义的胜利、和平的胜利、人民的胜利，值得永远铭记。所幸，在朝鲜战场上有一群志愿军“新闻战士”，他们用笔锋和镜头做武器，在战火硝烟中奋不顾身，在枪林弹雨中英勇前行，不惜代价换取战场上每一个震撼心灵

的瞬间，以凝练生动的笔触和独特敏锐的视角，记录战争的残酷，宣扬英雄的无畏，让革命英雄主义深入人心，让“最可爱的人”家喻户晓，为一种时代精神的塑造勾勒出清晰的内核。

——时任八一电影制片厂战地摄影记者黄宝善

# 以钢铁意志拍摄《钢铁运输线》

■王超 简芳帅 贾鹏

“敌机来袭，大多数人的本能反应是隐蔽，但摄制组人员的反应是保护设备和拍摄的资料。摄影机就是我们的‘钢枪’，人在武器在。”

“摄制组刚到朝鲜第1周，就有1名同志牺牲，2名同志负伤……”初秋，伫立在干休所的荣誉长廊，回望峥嵘岁月，满头白发的八一电影制片厂一级导演黄宝善眼眶湿润，冒着炮火在阵地拍摄的一段段回忆，涌上心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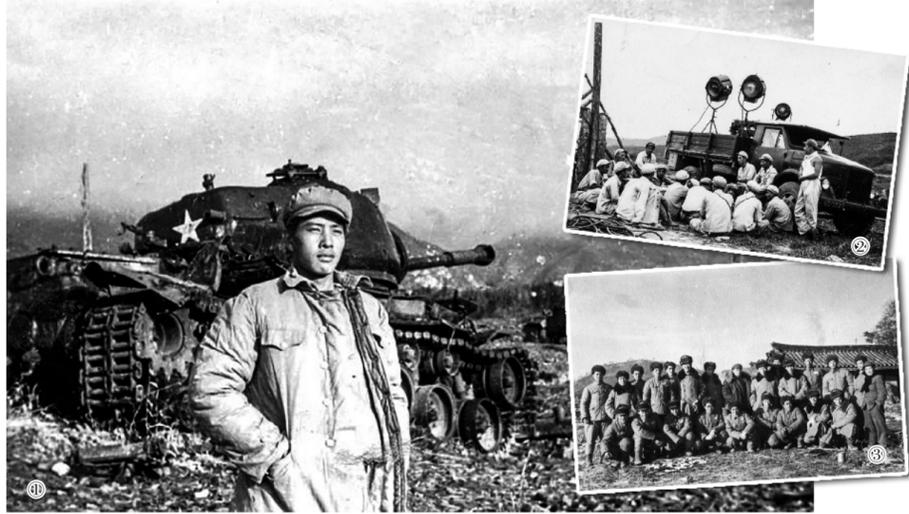
1949年3月，18岁的黄宝善参军，1952年被调入八一电影制片厂。“那年9月，适逢国内组织中国人民第二届赴朝鲜慰问团，刚刚成立没多久的八一电影制片厂，奉命组成摄制组前往朝鲜拍摄纪录片《慰问最可爱的人》。”

“打仗不分前后方。虽然刚开始摄制组在后方，但每天都得经历几轮轰炸。”1952年10月17日，摄制组入朝第8天，随慰问团总团赴朝鲜平安南道成川郡石田里慰问志愿军第47军141师。

“那是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罗盛教从冰河里抢救朝鲜落水儿童崔莹英勇牺牲的地方，我们摄制组正好赶上拍摄朝鲜群众隆重祭奠罗盛教的场面。”

就在当天下午，危险不期而至。摄制组刚刚采访完罗盛教所在部队官兵，在学校和大家一同吃饭，突然低空传来密集的枪声，炸弹也随声而落。“敌机来袭，大多数人的本能反应是隐蔽，但摄制组人员的反应是保护设备和拍摄的资料。摄影机就是我们的‘钢枪’，人在武器在。”

“直到现在只要一想起高庆生，脑海里就是我最后见到他的那个场景：他从我手里接过相机，满脸通红冒着汗，一句话没说转身就跑……”黄宝善老人哽咽着回忆，“高庆生本来是跑出去了，为了抢救他负责的那台摄影机又折了回来，结果在护送摄影机的途中壮烈牺牲。后来，高庆生被追认为模范青年团员，他抢救出来的这台摄影机被命名为‘光荣号’，一直在我们厂史馆里珍藏



着……”其实，黄宝善在轰炸中也负了伤，被转移到志愿军后勤部医院，但他很少提起这件事。

“当时心里很难过，但没有谁害怕。影片该拍还要接着拍，而且要拍得更好。”经历这次空袭伤亡后，摄制组反而士气更高。根据慰问团副总团长、时任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陈沂“重整旗鼓，卷土重来”的指示，摄制组返厂扩充摄制力量。

1953年1月初，扩充后的26人摄制组再次过江。“那时，我们正年轻，摄制组平均年龄25岁，23岁以下的有13人，年龄最大的薛伯青同志43岁。”

时值冬末春初，摄制组入朝要拍摄的是《钢铁运输线》。在志愿军西海岸防御指挥部报到后，大家冒着极寒天气立刻分组下到各部队，拍摄工程兵抢修公路大桥，铁道兵在刺骨江水中凿冰挖洞、架设桥基以及抢修清川江铁路大桥，汽车运输队穿行在风雪弥漫的马息岭抢修公路等实景。

“险情依然不断，可以说每一寸胶片的背后都凝结着鲜血和生命。”黄宝善说。

在清川江口，摄制组拍摄部队修筑工事时，多次遇到敌机轰炸，一位同志腹部受伤，摄制组张伦冒着敌机的连续轰炸，用急救包为伤员包扎。

在志愿军后勤部二分部，摄制组随部队拍摄高炮25营作战。没料到，摄影机刚刚架起，敌机就俯冲下来扫射。所幸摄制组成员并无伤亡，只是浑身上下满是尘土。

在一个隐蔽式的联络站，当伙房刚端出午饭，防空警报还没来得及拉响，敌机的炸弹就呼啸而落，几声沉闷的爆炸声后，房子剧烈晃动，煮好的饭扣在了地上……结果，饭没吃成，摄制组就被迫离开联络站。

“也有大快人心的拍摄！1953年，咱们的飞机米格-15控制了清川江以北米格走廊的空中区域，敌机不敢随便来了。在运输线上，粮食、弹药和物资都很充足，火车运到站，汽车倒进洞库，都隐蔽起来。”1953年5月，志愿军后勤部已扭转了入朝初期的被动局面。

“我们拍摄夏季反击战后勤准备时，运输部队已给前方送去足够8个半月供给的粮食和十几万吨弹药，为胜利准备了雄厚的物资基础。”

经过1年多的努力，新中国第一部战争纪录片《钢铁运输线》拍摄完成。影片真实记录了志愿军后勤官兵为了保障部队物资供给，不畏严寒，战天斗地，与敌人斗智斗勇的生动场景，成为极为珍贵的战争史料。

结束拍摄回国后，黄宝善先后从事剧务、场记、纪录片编导等工作。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20周年，黄宝善担任制片拍摄了第一部以长征为题材的彩色长纪录片《在长征的道路上》。他们沿着革命前辈当年的脚步沿途拍摄，拍摄组一行人的马匹甚至一度陷入沼泽无法动弹。这样的经历，让黄宝善深刻体会到长征精神，感悟到革命理想信念的力量。

“我们的使命是为历史留影，为时代留痕。勇士们把青春、热血乃至生命都献给了祖国，我们有责任把光辉的历史和他们的英姿展示给后人，留下永恒的纪念。”黄宝善说。

图①：黄宝善在朝鲜战场留影。图②：《钢铁运输线》摄制组工作场景。图③：《钢铁运输线》摄制组合影。

作者供图

——时任志愿军工兵指挥所战地记者李清廉

# 噙满泪水写下《无名烈士之歌》

■刘汝山 罗艺 冯启迪

“当记者不能怕死，哪里战斗激烈就要到哪儿去。”

“你知道志愿军第一批部队入朝时的真实情景吗？那是秘密地渡江。”面前端坐的老人名叫李清廉，一身旧军装，身体硬朗，目光如炬。当年在朝鲜的5年零8个月，作为志愿军工兵指挥所战地记者的他，脚底曾沾满浸透烈士鲜血的泥土。

“我是记者，战场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哪里战斗激烈，我就去哪里。”凭借与年龄并不相称的精确记忆，70年前那场残酷战争的真实场景，在老人的讲述中徐徐展开。

1950年10月19日晚，阴云低垂，寒风阵阵。李清廉随志愿军第40军118师强渡鸭绿江。没有激昂的乐曲，没有送行的群众，一切悄无声息又惊心动魄。“敌机在鸭绿江上空昼夜盘旋，侦察，志愿军将士昼伏夜出，在刚架好的浮桥上疾步走过。”李清廉心潮澎湃，在鸭绿江边写下入朝后的第一篇新闻，《初战鸭绿江，工兵建殊勋》。

“没想到，上级领导‘一口毙稿’。他说，这可是机密，现在不能发表！”李清廉说，“这以后，‘保密’二字就时刻装在脑子里了。”

过江了，李清廉随118师一路东行，在两水洞附近见证了“入朝第一枪”。说到这里，老人脸上浮现出笑容，

“这一仗打得漂亮！”

1950年10月25日，第40军主力部队在温井、北镇地区集结待机。上午8时30分，120师360团在云山城北玉女峰一带，与行进至此的南朝鲜军第1师15团交战。与此同时，118师主力在两水洞与南朝鲜军第6师打了一个遭遇战，歼灭该师一个步兵营和一个炮兵中队，赢得了志愿军出国作战第一个歼灭战的胜利。

当天，李清廉满怀激情写下消息稿《温井打响第一枪，全歼南韩一个加强营》，通过电台发给新华社驻志愿军总部记者。

恶劣的生存环境，激烈的战斗场景，英勇的志愿军将士，这一切极大地激发了李清廉的写作热情。他和战士们同吃同住，谈心交流。夜晚，爬冰卧雪急行军；白天，以膝为桌写稿子。

“除了写新闻，我还自编快板诗、打油诗和顺口溜，油印成巴掌大的传单发给连队，激励士气。战士们都爱听爱唱。”忆起战斗岁月，老人眼中闪烁着神采。“当记者不能怕死，哪里战斗激烈就要到哪儿去。”为忠实记录战斗场景，李清廉闻战而动，经常穿越敌人的重重封锁线。眉骨旁的伤疤，小腿上的弹痕，标记着这名战地记者经受的血与火考验。想继续追问，老人却摆摆手说：“不值一提。我最难忘的是第四次战役，第50军血战白云山，太壮烈了！”

1951年1月25日，“联合国军”在坦克、飞机、大炮支援下，由西向东发起全面反攻。志愿军第50军在汉江南岸组织防御，依托临时构筑的野战工事顽强坚守。

149师447团驻守在汉江南岸白云山，这片地域控制着从水原通往汉城的铁路和公路，是敌我争夺的战略要地。

“飞机、大炮轮番轰炸，刚修好的工事马上被炸平了，阵地上火光四射，弹坑累累。在缺粮少弹的情况下，大家高喊着‘人在阵地在’的口号，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冲锋。”随队采访的李清廉冒着炮火在几个主要阵地上来回穿梭。“我要记下这一切，告诉祖国和人民。”

“一些阵地白天被敌军夺了去，夜晚我们就组织冲锋抢回来。一个阵地往往几易其手。”李清廉回忆，“双方激战11个昼夜，我们的战士是凭着血肉之躯和敌人的‘钢铁’正面搏斗，帽落山下一个小池塘中全是黑褐色的血水，我亲眼所见，血流成池呀……”老人双手捂面，不忍再说。

战至2月5日晚，447团顶住敌军两个团的轮番进攻，以伤亡344人的代价，毙俘美军1400余人，胜利完成阻击任务。

时任第50军政委徐文烈含泪给前线打电话，提了三点：第一，先把伤员全部转移走；第二，要把烈士掩埋好；第三，掩埋烈士的时候，一个胳膊一个耳朵都不能丢，就是残肢也要捡回来，合葬在一起！

“原本洁白的雪山变成了漆黑的焦土，阵地上随手抓起一把土，里面就有好几个弹片。一个小战士抱着双臂已炸断的排长遗体，边走边哭喊着……”那一刻，李清廉的怒火在胸中燃烧，泪水在脸上肆意流淌，“就是翻遍每一寸泥土，也

要吧烈士遗体找全。”说到这里，老人哽咽难语，“一共312件残肢断骨啊！”

白云山背面，一处新挖的墓坑中，李清廉和战友把烈士遗体面向祖国，小心放入，让他们一个紧挨着一个“睡”下。

“那以后，我时常梦到他们，再也忘不了。我们的战士太英勇了。”汉江南岸，白云山下，李清廉凝望心中悲痛和崇敬，创作了一首《无名烈士之歌》：

你留一只胳膊  
他留一个耳朵  
我留下一只脚  
还有许多残肢断骨  
我们合葬在一起  
凝聚成一个特殊的我

我是谁  
我是我也不是我  
我是祖国的卫士  
我是人民的护兵  
我的身躯属于我  
我的生命属于人民  
属于祖国  
……

70年过去了，硝烟散尽，枪膛冰凉，“白云山团”锦旗悬挂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默默诉说着往日的悲壮，李清廉曾在那里久久伫立。

而今，91岁的李清廉仍能奋笔写下当年的诗句：“我们牺牲了/还会在烈火中永生/永远活在亲人的思念里/永远活在祖国人民的纪念里/永远/永远和繁荣富强的祖国在一起。”

在湖南省军区长沙第三干休所，我们见到了一对在抗美援朝战场相识相恋的老夫妻王雪林和朱章艳。

“我们是在朝鲜结婚的。”刚安顿笔者坐下，朱章艳就打开了话匣子。

1951年，在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就读的朱章艳被选调到中央军委工程学校，适逢《谁是最可爱的人》传遍全国，朱章艳热血沸腾。培训结束后，选调的6个人，3人前往北京工作，3人奔赴朝鲜战场。

“大家都争着想去前线。通知我入选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我有多高兴。”朱章艳清楚记得，和战友入朝的时候，第五次战役刚刚结束，她被分到志愿军后勤司令部机要处，成为一名译电员。

2年后，朱章艳有机会轮换回国，但她选择留下。此时的朱章艳不会想到，这个决定，成就了一段近70年的爱情。

1953年1月，迎着漫天大雪，坐着大卡车，王雪林“雄赳赳气昂昂”地前往朝鲜。为了入朝，在原中南军区司令部机要处工作的王雪林没少“下功夫”。他主动写报告报名，第一次没答复就接着写，终于在部队轮换时实现了心愿，跟着大部队来到朝鲜香枫山，担任志愿军后勤司令部机要处秘书。

“我们相识在一个山头下。”王雪林和朱章艳就这样相逢。但是，“战争的时候谁想过谈恋爱这回事”。虽然二人都隶属后勤司令部，负责机要工作，没有直接参加前线作战，但保密战场的战斗同样激烈。

作为首长的“耳目”，朱章艳每天在香枫山山洞里翻译前线电报，传达指挥作战命令。“敌机每天都来轰炸，防空枪到处响，但我们根本没空理会。”战事吃紧的时候，三天一个夜班，睡觉时间极少。山洞里没电时，只能点蜡烛工作，因为缺氧，烛光一直晃，朱章艳受此影响，“眼睛一直不太好。”

除了任务艰巨，艰苦的环境也令他们印象深刻。王雪林和朱章艳都是南方人，朝鲜天寒地冻，住在地离子里，不烧炕，和战友抱成团，军大衣一盖，也不觉得苦。王雪林回忆：“当时还是年轻，而且有的是坚决完成任务、保家卫国的激情。”不好受的就是没有青菜吃，因为总吃罐头，搭配萝卜、土豆，朱章艳一度得过夜盲症。

1953年7月，因为停战协定签订，形势逐渐明朗，朱章艳和王雪林的交集多了起来。

停战后，部队组织文化教育，朱章艳负责讲数学课，王雪林只要有空就会去听。有时工作忙误了课，王雪林就请朱章艳给他补课，接触多了，自然生出了情愫。

1954年8月关系确定下来后，两人没想过早早结婚。1955年，朱章艳被安排调回哈尔滨志愿军速成中学当教员，俩人面临“异国恋”。1955年3月的一天晚上，“处长当证婚人，科长当司仪”，找来一些苹果，凑出一堆糖，两人就结成了革命伴侣。

王雪林笑称自己“是新兵又是老兵”。1953年他才入朝参战，是朝鲜战场的新兵；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他留在朝鲜支援战后建设，1958年才随队撤离，在朝鲜呆了5年多，算是老兵。

从朝鲜回国后，王雪林一时没了消息，朱章艳只知道他写的信是从兰州寄来的，但王雪林具体去了哪儿，在干什么，她一概不清楚，“后来才知道，略做休整后他随部队去了某基地。”

1958年，王雪林和战友开进大漠深处，艰难开拓新的事业。“当时真的是一穷二白。没有设备，气候恶劣，所有的一切都需要自己创造。”

在王雪林“大展拳脚”的时候，朱章艳也没闲着。

1959年，朱章艳被调到河北邢台的子弟学校，给父母不在身边的孩子既当老师又当妈。夫妻两人足足分开了9年，直到1964年，朱章艳才带着孩子和王雪林在大西北团聚。

1978年，国防科技大学回归军队



# 结缘疆场 并肩一生

抗美援朝「夫妻档」王雪林和朱章艳

■席方丹

序列，急需大批现役军人。1980年，王雪林来到国防科技大学。在院校工作，于王雪林而言是再次从头开始。被问及朝鲜经历对之后工作的影响，王雪林说：“在艰苦地区锻炼过，遇事就不怕吃苦。”直到在国防科技大学组织部的工作岗位上退休，王雪林将毕生奉献给了国防事业。

当年，朱章艳没有随王雪林一起到长沙。直到1982年，在工作和孩子安顿好之后，一家人才再次聚齐，“此后，根就在这里了。”

“这是大儿子，叫朝枫，因为我们在朝鲜香枫山结婚的，他是在丹东志愿军总医院出生的。一晃60多年就过去了。”翻开老相册，朱章艳为我们一一介绍家人、战友、战场、战事。

时光流转，一切仍清晰可见。王雪林和朱章艳喜欢旅游。退休后，他们每年都出去转转，要说特别的地方，就是“到哪儿都去干休所和疗养院，好多战友都不在了，能走动的时候，就想去看看他们”。近几年，老两口越发不敢给老战友打电话，怕有不好的消息。

采访最后，问王雪林对后辈有什么嘱托，他微微笑了笑说：“如今的年轻人比我们当年强多了。我们老了，未来是你们的，要时刻记着，肩上有担当，心中有责任。”

上图：王雪林和朱章艳近照。作者供图（本版制图：张锐）



近日，东部战区某部官兵来到结对帮扶的江苏省徐州市丰县首羡镇，看望当地抗美援朝老兵，聆听他们讲述在朝鲜战场上的战斗往事。

高荣光摄